





## 第十六回

觀音院僧謀寶貝

黑風山怪竊袈裟

說他師徒兩個，策馬前來，直至山門首觀看，果然是一座寺院。但見那——

層層殿閣，疊疊廊房。三山門外，巍巍萬道彩雲遮；五福堂前，豔豔千條紅霧透。兩路松篁，一林檜柏。兩路松篁，無年無紀自清幽；一林檜柏，有色有顏隨傲麗。又見那鐘鼓樓高，浮屠塔峻。安禪僧定性，啼樹鳥音闕。寂寞無塵真寂寞，清虛有道果清虛。

上刹祇園隱翠窩，招提勝景賽娑婆。果然淨土人間少，天下名山僧占多。

長老下了馬，行者歇了擔，正欲進門，只見那門裏走出一衆僧來。你看他怎生模樣：頭戴左筓帽，身穿無垢衣。銅環雙墜耳，絹帶束腰圍。草履行來穩，木魚手內提。口

中常作念，般若總皈依。

三藏見了，侍立門旁，打個問訊。那和尚連忙答禮，笑道：「失瞻。」問：「是那裏來的？請入方丈獻茶。」三藏道：「我弟子乃東土欽差，上雷音寺拜佛求經。至此處天色將晚，欲借上剎一宵。」那和尚道：「請進裏坐，請進裏坐。」三藏方喚行者牽馬進來。那和尚忽見行者相貌，有些害怕，便問：「那牽馬的是個甚麼東西？」三藏道：「悄聲的言！他的性急，若聽見你說是甚麼東西，他就惱了。他是我的徒弟。」那和尚打了個寒噤，咬着指頭道：「這般一個醜頭怪腦的，好招他做徒弟！」三藏道：「你看不出來哩，醜自醜，甚是有用。」

那和尚只得同三藏與行者進了山門。山門裏，又見那正殿上書四個大字，是觀音禪院。三藏又大喜道：「弟子屢感菩薩聖恩，未及叩謝；今遇禪院，就如見菩薩一般，甚好拜謝。」那和尚聞言，即命道人開了殿門，請三藏朝拜。那行者拴了馬，丟了行李，同三藏上殿。三藏展背舒身，鋪胸納地，望金像叩頭。那和尚便去打鼓，行者就去撞鐘。三藏俯伏臺前，傾心禱祝。祝拜已畢，那和尚住了鼓，行者還只管撞鐘不歇，或緊或慢，撞了許久。那道人道：「拜已畢了，還撞

鐘怎麼？」行者方丟了鐘杵，笑道：「你那裏曉得我這是「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」的。」

此時却驚動那寺裏大小僧人，上下房長老，聽得鐘聲亂響，一齊擁出道：「那個野人在這裏亂敲鐘鼓？」行者跳將出來，咄的一聲道：「是你孫外公撞了要子的！」那些和尚一見了，謊得跌跌滾滾，都爬在地下，道：「雷公爺爺！」行者道：「雷公是我的重孫兒哩！起來，起來，不要怕，我們是東土大唐來的老爺。」衆僧方纔禮拜，見了三藏，都纔放心不怕。內有本寺院主請道：「老爺們到後方丈中奉茶。」遂而解韁牽馬，抬了行李，轉過正殿，竟入後房，序了坐次。那院主獻了茶，又安排齋供。天光尙早，三藏稱謝未畢，只見那後面有兩個小童，攙着一個老僧出來，看他怎生打扮——

頭上戴一頂毘盧方帽，貓睛石的寶頂光輝；身上穿一領錦絨褊衫，翡翠毛的金邊晃亮。一對僧鞋攢八寶，一根拄杖嵌雲星。滿面皺痕，好似驪山老母；一雙昏眼，却如東海龍君。口不關風，因齒落；腰駝背屈，爲筋攣。

衆僧道：「師祖來了。」三藏躬身施禮迎接道：「老院主，弟子拜揖。」那老僧還了禮，又

各叙坐。老僧道：『適間小的們說，東土唐朝來的老爺，我纔出來奉見。』三藏道：『輕造寶山，不知好歹，恕罪恕罪！』老僧道：『不敢不敢！』因問：『老爺，東土到此，有多少路程？』三藏道：『出長安邊界，有五千餘里；過兩界山，收了一個小徒，一路來，行過西番哈唎國，經兩個月，又有五六千里，纔到了貴處。』老僧道：『也有萬里之遙了。我弟子虛度一生，山門也不會出去，誠所謂「坐井觀天」，「樗朽之輩」。』三藏又問：『老院主高壽幾何？』老僧道：『痴長二百七十歲了。』

行者聽見道：『這還是我萬代孫兒哩！』三藏睜了他一眼，道：『謹言！莫要不識高低，沖撞人。』那和尚便問：『老爺，你有多少年紀了？』行者道：『不敢說。』那老僧也只當一句瘋話，便不介意，也不再問，只教獻茶。有一個小童，捧出一個羊脂玉的盤兒，有三個法藍鑲金的茶鍾；又一童，提一把白銅壺兒，斟了三杯香茶。真個是色欺榴蕊豔，味勝桂花香。三藏見了，誇愛不盡道：『好物件！好物件！真是美食美器！』那老僧道：『污眼！污眼！老爺乃天朝上國，廣覽奇珍，似這般器具，何足過獎？老爺自上邦來，可有甚麼寶貝，借與弟子一觀？』三藏道：『可

憐我那東土，無甚寶貝；就有時，路程遙遠，也不能帶得。」

行者在旁道：「師父，我前日在包袱裏，曾見那領袈裟，不是件寶貝？拿與他看看何如？」衆僧聽說袈裟，一個個冷笑。行者道：「你笑怎的？」院主道：「老爺纔說袈裟是件寶貝，言實可笑。若說袈裟，似我等輩者，不止二三十件；若論我師祖，在此處做了二百五十年和尚，足有七八百件！」叫：「拿出來看看。」那個和尚，也是他一時賣弄，便叫道：人開庫房，頭陀抬櫃子，就抬出十二櫃放在天井中，開了鎖，兩邊設下衣架，四圍牽了繩子，將袈裟一件件抖開掛起，請三藏觀看。果然是滿堂綺繡，四壁綾羅。

行者一一觀之，都是些穿花納錦刺繡銷金之物，笑道：「好好好！收起！收起！把我們的也取出來看看。」三藏把行者扯住，悄悄的道：「徒弟，莫要與人鬪富。你我是單身在外，只恐有錯。」行者道：「看看袈裟，有何差錯？」三藏道：「你不會理會得。古人有云：『珍奇玩好之物，不可使見貪婪好僞之人。』倘若一經入目，必動其心；既動其心，必生其計。汝是個畏禍的，索之而必應其求，可也；不然，則殞身滅命，皆起於此事不小矣。」行者道：「放心！放心！都在老孫

身上！

你看他不由分說，急急的走了去，把個包袱解開，早有霞光迸迸，尚有兩層油紙裹定，去了紙，取出袈裟，抖開時，紅光滿室，彩氣盈庭。衆僧見了，無一個不心歎口讚。真個好袈裟！上頭有——

千般巧妙明珠墜，萬樣稀奇佛寶攢。上下龍鬚鋪綵綺，兜羅四面錦沿邊。體掛纏纏從此滅，身披魍魎入黃泉。托化天仙親手製，不是真僧不敢穿。

那老和尚見了這般寶貝，果然動了奸心，走上前，對三藏跪下，眼中垂淚道：「我弟子真是沒緣！」三藏攙起道：「老院師有何話說？」他道：「老爺這件寶貝，方纔展開，天色晚了，奈何眼目昏花，不能看得明白，豈不是無緣？」三藏教：「掌上燈來，讓你再看。」那老僧道：「老爺的寶貝，已是光亮，再點了燈，一發晃眼，莫想看得仔細。」行者道：「你要怎的看纔好？」老僧道：「老爺若是寬恩放心，教弟子拿到後房，細細的看一夜，明早送還老爺西去，不知尊意何如？」

三藏聽說，吃了一驚，埋怨行者道：『都是你！都是你！』行者笑道：『怕他怎的？等我包起來，教他拿了去看。但有疎虞，盡是老孫包管。』那三藏阻當不住，他把袈裟遞與老僧道：『憑你看去；只是明早照舊還我，不得損污些須。』老僧喜喜歡歡，着幸童將袈裟拿進去，却吩咐衆僧，將前面禪堂掃淨，取兩張簾牀，安設鋪蓋，請二位老爺安歇；一壁廂又吩咐安排早齋送行，遂面各散。師徒們關了禪堂，睡下不題。

却說那和尚把袈裟騙到手，拿在後房燈下，對袈裟號啕痛哭，慌得那本寺僧，不敢先睡。小幸童也不知爲何，却去報與衆僧道：『公公哭到二更時候，還不歇聲。』有兩個徒孫，是他心愛之人，上前問道：『師公，你哭怎的？』老僧道：『我哭無緣，看不得唐僧寶貝！』小和尚道：『公公年紀高大，發過了。他的袈裟，放在你面前，你只消解開看便罷了，何須痛哭？』老僧道：『看的不長久。我今年二百七十歲，空掙了幾百件袈裟，怎麼得有他這一件？怎麼得做個唐僧？』小和尚道：『師公差了。唐僧乃是離鄉避井的一個行脚僧，你這等年高享用，也費了，倒

要像他做行脚僧，何也？」老僧道：「我雖是坐家自在，樂乎晚景，却不得他這袈裟穿穿。若教我穿得一日兒，就死也閉眼，——也是我來陽世間爲僧一場！」衆僧道：「好沒正經！你要穿他的，有何難處？我們明日留他住一日，你就穿他一日；留他住十日，你就穿他十日，便罷了。何苦這般痛哭？」老僧道：「縱然留他住了年載，也只穿得年載，到底也不得氣長。他要去時，只得與他去，怎生留得長遠？」

正說話處，有一個小和尚，名喚廣智，出頭道：「公公，要得長遠，也容易。」老僧聞言，就歡喜起來道：「我兒，你有甚麼高見？」廣智道：「那唐僧兩個是走路的人，辛苦之甚，如今已睡着了。我們選幾個有力量的，拿了槍刀，打開禪堂，將他殺了，把屍首埋在後園，只我一家知道，却又謀了他的白馬，行囊，却把那袈裟留下，以爲傳家之寶，豈非子孫長久之計耶？」老和尚見說，滿心歡喜，却纔揩了眼淚，道：「好好！好好！此計絕妙！」即便收拾槍刀。

內中又有一個小和尚，名喚廣謀，就是那廣智的師弟，上前來道：「此計不妙。若要殺他，須要看看動靜。那個白臉的似易，那個毛臉的似難；萬一殺他不得，却不反招己禍？我有一個

不動刀槍之法，不知你尊意如何？」老僧道：「我兒，你有何法？」廣謀道：「依小孫之見，如今喚聚東山大小房頭，每人要乾柴一束，捨了那三間禪堂，放起火來，教他欲走無門，連馬一火焚之。就是山前山後人家看見，只說是他自不小心，走了火，將我禪堂都燒了。那兩個和尚，却不都燒死？又好掩人耳目。袈裟豈不是我們傳家之寶？」

那些和尚聞言，無不歡喜，都道：「強強強！此計更妙更妙！」遂教各房頭搬柴來。唉！這計，正是弄得個高壽老僧該命盡，觀音禪院化爲塵。原來他那寺裏，有七八十個房頭，大小有二百餘衆。當夜一擁搬柴，把個禪堂，前前後後，四面圍繞不通，安排放火不題。

却說三藏師徒，安歇已定。那行者却是個靈猴，雖然睡下，只是存神煉氣，朦朧着醒眼。忽聽得外面不住的人走，揸揸的柴響風生，他心疑，道：「此時夜靜，如何有人行得脚步之聲？莫敢是賊盜，謀害我們的……」他就一骨魯跳起，欲要開門出看，又恐驚醒師父。你看他弄個精神，搖身一變，變做一個蜜蜂兒。真個是——

口甜尾毒，腰細身輕。穿花度柳飛如箭，粘絮尋香似落星。小小微能驅負重，囂囂薄翅會風雲。却自椽稜下，鑽出看分明。

只見那衆僧們，搬柴運草，已圍住禪堂放火哩。行者暗笑道：『果依我師父之言！他要害我們性命，謀我的袈裟，故此這等毒心。我待要拿棍打他啊，可憐又不禁打，一頓棍都打死了，師父又怪我行兇。——罷罷罷！與他個「順手牽羊，將計就計」，教他住不成罷！』好行者，一筋斗跳上南天門裏，說得個龐劉苟畢躬身，馬趙溫關控背，俱道：『不好了！不好了！那闍天宮的主子又來了！』行者搖着手道：『列位免禮，休驚。我來尋廣目天王的。』

說不了，却遇天王早到，迎着行者道：『久闊，久闊。前聞觀音菩薩來見玉帝，借了四值功曹，六丁六甲，並揭諦等，保護唐僧往西天取經去，說你與他做了徒弟，今日怎麼得閑到此？』行者道：『且休敘闊。唐僧路遇歹人，放火燒他，事在萬分緊急，特來尋你，借「辟火罩兒」，救他一救。快些拿來使使，即刻返上。』天王道：『你差了；既是歹人放火，只該借水救他，如何要辟火罩？』行者道：『你那裏曉得就裏。借水救之，却燒不起來，倒相應了他；只是借此罩，護住』

了唐僧無傷，其餘管他，儘他燒去。快些！快些！此時恐已無及，莫誤了我下邊幹事。」那天王笑道：「這猴子還是這等起不善之心，只顧了自家，就不管別人。」行者道：「快着快着，莫要調嘴，害了大事！」

那天王不敢不借，遂將罩兒遞與行者。行者拿了，按着雲頭，徑到禪堂房脊上，罩住了唐僧與白馬，行李，他却去那後面老和尚住的方丈房上頭坐着，保護那袈裟。看那些人放起火來，他轉捻訣念咒，望巽地上吸一口氣，吹將去，一陣風起，把那火轉吹得烘烘亂發。好火！好火！但見那——

黑煙漠漠，紅燄騰騰。黑煙漠漠，長空不見一天星；紅燄騰騰，大地有光千里赤。初時，灼灼金蛇；次後來，煨煨匝馬。南方三炷逞英雄，回祿大神施法力。燥乾柴燒，烈火性，說甚麼穩人鑽木；熱油門前飄綵焰，賽過了老祖開爐。正是那無情火發，恁禁這有意行兇？不去弭災，反行助虐。風隨火勢，燄飛有千丈餘高；火逞風威，灰迸上九霄雲外。乒乒兵兵，好便似殘年爆竹；潑潑喇喇，却就如軍中砲聲。燒得那

當場佛像莫能逃，東院伽藍無處躲。勝如赤壁夜鏖兵，賽過阿房宮內火。

這正是星星之火，能燒萬頃之田。須臾間，風狂火盛，把一座觀音院，處處通紅。你看那衆和尚，搬箱抬籠，搶桌端鍋，滿院裏叫苦連天。孫行者護住了後邊方丈，辟火罩罩住了前面禪堂，其餘前後火光大發，真個是照天紅焰輝煌，透壁金光照耀！

不期火起之時，驚動了一山獸怪。這觀音院正南二十里遠近，有座黑風山，山中有一個黑風洞，洞中有一個妖精。正在睡醒翻身，只見那窗間透亮，只道是天明。起來看時，却是正北下的火光晃亮，妖精大驚道：「呀！這必是觀音院裏失了火！這些和尚好不小心！我看時，與他救一救來。」

好妖精，縱起雲頭，卽至煙火之下，果然充天之火，前面殿宇皆空，兩廊煙火方灼。他大拽步，撞將進去，正呼喚叫取水來，只見那後房無火，房脊上有一人放風。他却情知如此，急入裏面看時，見那方丈中間有些霞光彩氣，臺案上有一個青氈包袱。他解開一看，見是一領錦襪袈裟，乃佛門之異寶。正是財動人心，他也不救火，他也不叫水，拿着那袈裟，趁開打劫，拽回雲

步徑轉山洞而去。

那場火只燒到五更天明，方纔滅息。你看那衆僧們，赤赤精精，啼啼哭哭，都去那灰內尋銅鐵，撥腐炭，撲金銀。有的在牆篋裏，苦搭窩棚；有的赤壁根頭，支鍋造飯；叫冤叫屈，亂嚷亂鬧不題。

却說行者取了辟火罩，一筋斗送上南天門，交與廣目天王道：『謝借！謝借！』天王收了道：『大聖至誠了。我正愁你不還我的寶貝，無處尋討，且喜就送來也。』行者道：『老孫可是那當面騙物之人？這叫做「好借好還，再借不難」。』天王道：『許久不面，請到宮少坐一時，何如？』行者道：『老孫比在前不同，爛板凳，高談闊論了；如今保唐僧，不得身閑。容叙容叙！』急辭別豎雲，又見那太陽星上，竟來到禪堂前，搖身一變，變做蜜蜂兒，飛將進去，現了本像看時，那師父還沉睡哩。

行者叫道：『師父，天亮了，起來罷。』三藏纔醒覺，翻身道：『正是。』穿了衣服，開門出來，

忽抬頭，只見些倒壁紅牆，不見了樓臺殿宇，大驚道：「呀！怎麼這殿宇俱無？都是紅牆，何也？」行者道：「你還做夢哩！今夜走了火的。」三藏道：「我怎不知？」行者道：「是老孫護了禪堂，見師父濃睡，不曾驚動。」三藏道：「你有本事護了禪堂，如何就不救別房之火？」行者笑道：「好教師父得知。果然依你昨日之言，他愛上我們的袈裟，算計要燒殺我們。若不是老孫知覺，到如今皆成灰骨矣！」

三藏聞言，害怕道：「是他們放的火麼？」行者道：「不是他是誰？」三藏道：「莫不是怠慢了，你幹的這個勾當？」行者道：「老孫是這等懶之人，幹這等不良之事，實實是他家放的。老孫見他心毒，果是不曾與他救火，只是與他略略助些風的。」三藏道：「天那！天那！火起時，只該助水，怎轉助風？」行者道：「你可知古人云：『人沒傷虎心，虎沒傷人意。』他不弄火，我怎肯弄風？」三藏道：「袈裟何在？敢莫是燒壞了也？」行者道：「沒事！沒事！燒不壞！那放袈裟的方丈無火。」三藏恨道：「我不管你！但是有些兒傷損，我只把那話兒念動念動，你就死了！」行者慌了道：「師父，莫念！莫念！管尋還你袈裟就是了。等我去拿來走路。」三藏就

牽着馬，行者挑了擔，出了禪堂，竟往後方丈去。

却說那些和尚，正悲切間，忽的看見他師徒牽馬挑擔而來，說得一個個魂飛魄散，道：「冤魂索命來了！」行者喝道：「甚麼冤魂索命？快還我袈裟來！」衆僧一齊跪倒叩頭道：「爺爺呀！冤有冤家，債有債主。要索命不干我們事，都是廣謀與老和尚定計害你的，莫問我們討命。」行者咄的一聲道：「我把你這些該死的畜生，那個問你討甚麼命？只拿袈裟來還我走路！」其間有兩個胆量大的和尚道：「老爺，你們在禪堂裏已燒死了，如今又來討袈裟，端的還是人是鬼？」行者笑道：「這夥孽畜那裏有甚麼火來？你去前面看看禪堂，再來說話！」

衆僧們爬起來往前觀看，那禪堂外面的門窗榻扇，更不曾燎灼了半分。衆人悚懼，纔認得三藏是位神僧，行者是尊護法，一齊上前叩頭道：「我等有眼無珠，不識真人下界！你的袈裟在後面方丈中老師祖處哩。」三藏行過了三五層敗壁破牆，嗟嘆不已。只見方丈果然無火，衆僧搶入裏面，叫道：「公公！唐僧乃是神人，未曾燒死，如今反害了自己家當！趁早拿出袈

袈，還他去也。」

原來這老和尚尋不見袈裟，又燒了本寺房屋，正在萬分煩惱焦燥之處，一聞此言，怎敢答應？因尋思無計，進退無方，拽開步，躬着腰，往那牆上着實撞了一頭，可憐只撞得腦破血流，魂魄散，咽喉氣斷，染紅沙，有詩爲證：

堪嘆老衲性愚蒙，枉作人間一壽翁。欲得袈裟傳遠世，豈知佛寶不凡同。但將容

易爲長久，定是蕭條取敗功。廣智廣謀成甚用，損人利己一場空。

慌得個衆僧哭道：『師公已撞殺了，又不見袈裟，怎生是好！』行者道：『想是汝等盜藏起也！都出來開具花名手本，等老孫逐一查點。』那上下房的院主，將本寺和尚、頭陀、幸童、道人，盡行開具手本二張，大小人等，共計二百三十名。行者請師父高坐，他却一一從頭唱名搜檢，都要解放衣襟，分明點過，更無袈裟；又將那各房頭搬搶出去的箱籠物件，從頭細細尋遍，那裏得有踪跡。三藏心中煩惱，懊恨行者不盡，却坐在上面念動那咒。行者撲的跌倒在地，抱着頭，十分難禁，只教『莫念！莫念！管尋還你袈裟！』

那衆僧見了，一個個戰兢兢的，上前跪下勸解，三藏就合口不念。行者一骨魯跳起來，耳朵裏掣出鐵棒，要打那些和尚，被三藏喝住道：『這猴頭！你頭痛還不怕，還要無禮？你動手！且莫傷人！再與我審問一問！』衆僧們磕頭禮拜，哀告三藏道：『老爺饒命！我等委實的不曾看見。這都是那老死鬼的不是。他昨晚看着你的袈裟，只哭到更深時候，看也不曾敢看，思量要圖長久，做個傳家之寶，設計定策，要燒殺老爺，自火起之候，狂風大作，各人只顧救火搬搶物件，更不知袈裟去向。』

行者大怒，走進方丈屋裏，把那觸死鬼屍首抬出，選剝了細看，渾身更無那件寶貝；就把個方丈掘地三尺，也無踪影。行者忖量半晌，問道：『你這裏可有甚麼妖怪成精麼？』院主道：『老爺不問，莫想得知。我這裏正東南有座黑風山，黑風洞內有一個黑大王。我這老死鬼常與他講道，他便是個妖精，別無甚物。』行者道：『那山離此有多遠近？』院主道：『只有二十里，那望見山頭的就是。』行者笑道：『師父放心，不須講了，一定是那黑怪偷去無疑。』三藏道：『他那廟離此有二十里，如何就斷得是他？』行者道：『你不曾見夜間那火光騰萬里亮，』

透三天且休說二十里，就是二百里也照見了！坐定是他見火光熒耀，趁着機會，暗暗的來到這裏，看見我們袈裟是件寶貝，必然趁閑擄去也。等老孫去尋他一尋。」

三藏道：『你去了時，我却何倚？』行者道：『這個放心，暗中自有神靈保護，明中等我叫那些和尚伏侍。』即喚衆和尚過來道：『汝等着幾個去埋那老鬼，着幾個伏侍我師父，看守我白馬！』衆僧領諾。行者又道：『汝等莫順口兒答應，等我去了，你就不來奉承。看師父的要怡顏悅色，養白馬的要水草調勻；假有一毫兒差了，照依這個樣棍，與你們看看！』他掣出棍子，照那火燒的磚上，撲的一下，把那牆打得粉碎，又震倒七八層牆。衆僧見了，個個骨軟身麻，磕頭滴淚道：『爺爺寬心前去，我等竭力虔心，供奉老爺，決不敢一毫怠慢！』好行者，急縱筋斗雲，竟上黑風山，尋找這袈裟。正是那——

金禪求正出京畿，仗錫投西涉翠微。虎豹狼蟲行處有，工商士客見時稀。路逢異

國，慙僧妬，全仗齊天大聖威。火發風生禪院廢，黑熊夜盜錦襪衣。

畢竟此去不知袈裟有無，吉凶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